

“深扎”文丛



我常常为困惑而写

乔叶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深扎”文丛

WO CHANGCHANG WEI KUNHUO ER XIE

我常常为困惑而写

乔叶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常常为困惑而写/乔叶著. —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8.7

(“深扎”文丛)

ISBN 978-7-5649-3430-9

I. ①我… II. ①乔…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69575 号

总 策 划 侯若愚

责任编辑 任湘蕊

责任校对 韩 琳

封面设计 侯一言

出版发行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 2401 号 邮编: 450046

电话: 0371-86059701(营销部) 网址: www.hupress.com

印 刷 河南瑞之光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印 张 6.125

字 数 170 千字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乔叶

河南修武人，河南省作协副主席。出版小说《最慢的是活着》《认罪书》，散文集《深夜醒来》《走神》等作品多部。曾获庄重文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北京文学奖、人民文学奖以及中国原创小说年度大奖、首届锦绣文学奖等多个文学奖项。中篇小说《最慢的是活着》获首届郁达夫小说奖及第五届鲁迅文学奖。

人
文

河南大学出版社

人文社科部

项目总策划 侯若愚

责任编辑 任湘蕊

封面设计 侯一言



河南大学出版社人文社科编辑部

电话 0371-86059753 60993151

目 录

第一辑

- 3 失脑记
- 6 红绿灯
- 7 “可以”这条线
- 9 没错,我是幸灾乐祸的人
- 11 来自特殊世界的思索
- 14 刀爱
- 16 麦粒与糠皮
- 18 缆车里有一双高举的手
- 21 雪崩还在继续
- 23 每一朵乌云都镶有银边
- 25 生命的递减
- 27 因为智慧
- 29 语短情长
- 31 为这样一个人落泪
- 35 礼物

第二辑

- 41 煲汤
- 51 煮饺子千万不能破
- 66 厨师课
- 84 最后的爆米花

第三辑

- 105 一个下午的延伸
- 123 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 138 “小说的伦理就是要走自己的独木桥”
- 155 我的作品不是精神“甜品”，不提供简单的幸福
- 162 时光闲逛中的文学老灵魂
- 165 两个干净人的爱情
- 171 “李巧艳”是我的世俗生活，“乔叶”则是我的精神生活
- 177 对话乔叶：我常常为困惑而写
- 182 乔叶：面对青春的营养，我是获得者

第一辑

失 脑 记

我因为忘性大,就很怕丢东西。可忘性既然无法根治,丢东西就在所难免。2010年11月8日,我格外需要记住这个特别的日子:这一天,我在新郑机场丢了一台崭新的笔记本电脑。

那天上午,我和著名作家郑彦英老师一同来到新郑机场,准备去绍兴。彼时彼刻,我和郑老师对彼此的意义都很特殊。一、之所以一起出差到绍兴,是为了领取我们共同获得的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可谓“奖友”。二、他以前写小说,现在写散文,此次是以小说化的散文《风行水上》获散文奖。我以前写散文,后来写小说,此次是以散文化的小小说《最慢的是活着》获小说奖。——呵呵,真绕口啊。

抵达新郑机场,我一手拎着咖啡色的电脑包,一手拉着行李箱,和郑老师一起来到自动值机柜台前,自动值机的好处是可以选择座位,我们可以坐得近一点儿聊天。我将手中之物放置在身后,打印完登机牌,便和郑老师一起去托运行李,排队的人很多,大约二十多分钟后我们才托运完毕,我手中空空,隐约觉得似乎少了点儿什么东西——呀,呀,想起来了,我的电脑!——我的那台崭新的笔记本电脑啊!

我们赶快跑到值机柜台前寻找,哪里还有电脑的影子?!问了一大圈,连保洁工都找了好几个,未果。此时,环顾四周,辽阔的机场大厅里熙熙攘攘,人流匆匆,我盯着过往的每个人的手,祈祷是哪个好心人拿错了,给我送还回来……

但,希望是渺茫的,事实是残酷的,除了没有,还是没有。

“报案!”郑老师提醒。于是我们来到安检口旁边挂着警察标志的一所小房子里——后来知道那是新郑国际机场公安局的航站

楼派出所，值班民警例行接待了我们，做过记录，便打电话到监控室。过了很长时间——或许是我的心太急了，直到我们必须得去安检了，监控室传出来的信息还是没有看出个所以然。“监控设备都老化了，所以一来是速度慢，二来是得反复看。”他们如此解释。

我提议说我自己去监控室看，被他们断然拒绝：“我们有严格规定，监控室不能随意进入。”

“那，你们觉得有把握找到电脑吗？”

“尽力吧，但不能保证。一来监控也会有死角。二来捡到电脑的人如果不是乘客而只是送行的人或者是别的什么人，我们就无从查找人家的记录，就要全靠他们的素质了。”他们一五一十地说。

我已基本绝望，对自己的沮丧顿时化作对他们的懊恼直冲心头，在郑老师的安慰中我边上飞机边愤愤不平地抱怨：“人民警察？他们是干什么吃的？整天都在那里闲坐，关键时刻有什么用？”——仿佛我丢电脑的时刻就是关键时刻。

来到绍兴，为了疏散不良情绪，我像鲁迅先生笔下的祥林嫂一样跟熟识的朋友们一遍遍诉说自己的遭遇，朋友们自是纷纷劝解，这个说有失必有得，那个说破财免灾，为了我的心理平衡，大家甚至把自己丢东西的光辉历史都纷纷贡献了出来……还别说，确实有效。五天之后，我们再次乘机返达新郑机场时，本来在飞机上我还念叨着说下飞机再到派出所问问，但下了飞机我便徜徉而去。——我已经彻底忘记了这回事。忘性大的人，倒也有这点儿好处。

车行至机场高速半路，手机突然响了，一个陌生的号码，一个陌生的声音：“你的电脑找到了，请来航站楼派出所领取吧。”惊喜中，我猛捶郑老师的肩膀，几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但是，就是真的：那就是我的电脑，崭新如初，毫发无损。

一个微胖帅哥、一个标准帅哥，两个帅哥警察简单向我叙述了他们破案的过程：仔细研究监控，耐心细致推理，慎重锁定目标，快捷果断出击……电脑是在上海警方的配合下被拦截到的，地点是

虹桥机场。

“还是应该信任他们。”再次奔赴在机场高速上，郑老师语重心长地说。

我无语。回忆着自己对他们的误解，想象着他们寻找电脑的每个环节——他们的叙述是简单的，但这简单的叙述实践起来有多复杂多辛苦，我知道。敬佩、愧疚、感谢……诸多情愫涌上心头，不由感慨：人民警察，终究还是为人民的啊。

无以表达，作为人民之一的我采取了两种方式：一是举着电脑和他们合了张影；二是发挥自己的唯一特长，写了封形式特别的表扬信——就是这篇小文啊。

红 绿 灯

很小的时候，刚知道红绿灯这种东西的时候，每次过马路，我都会很小心地看看红绿灯。红灯停，绿灯行，执行得小心翼翼，一丝不苟。那时候，远远地看见是红灯，就会懊恼，想着怎么又是红灯了呢？若是绿灯自然是欣喜，就会加快脚步，想着要赶快过去。仿佛每个绿灯都是个千载难逢的时机，一步跟不上，就会步步跟不上，自己的身家前程都在这一个绿灯上。

慢慢地，长大了，路口过得多了，看见很多人在红灯的时候也过，绿灯的时候也过，也就不那么在意红绿灯了。常常也便是红灯时也过，绿灯时也过。那时候，远远地看见红灯是绿灯，绿灯也是绿灯。想着什么红灯，什么绿灯，规则是死的，人是活的，何必那么板板眼眼呢？

再后来，长得更大了些，路口过得更多了些，不知不觉间就有了畏惧，明白了：最基本的规则还是应该遵守的，红绿灯还是应该看看的。于是，又开始红灯停，绿灯行。偶尔估量一下形势，也会闯闯红灯。那时候，远远地看见红灯就会欣喜，就知道等我走到跟前，红灯就会变成绿灯了。如果远远地看见的是绿灯，反而还会压下步子，知道这绿灯对于我毫无意义，等我到的时候很可能绿灯就会变成红灯。这种辩证法的运用让我在很多时候都受益良多，慢慢从容起来。

后来的后来，也就是现在，似乎已经开始老了。路口自然是过得比以前更多，也知道将来还会过不少，心思反而越来越简单起来。知道那一个个路口反正就在那里，红灯也好，绿灯也好，有灯也好，无灯也好，我只需老实地走，慢慢地过就是了。说到底也就是那几句老话：尽人事，听天命，顺其自然。也就是这时候才明白：老话的本质很像红绿灯。

“可以”这条线

年龄越大，对别人就越不抱什么积极的期望。——不是悲观，悲观是一种态度。我没有态度，有的只是实打实的认识。比如那个程度副词：好。现在是越来越明白：哪里有什么“最好”呢，“更好”“很好”，这也都是少的，甚至连“好”都寥若晨星，能到“还好”就算不错了，相比之下，“可以”大约是最俗常最普世的面貌。

可以。对，就是这个词。不是好，也不是不好，而是好的最低档，不好的最高档。不是行，也不是不行，而是行的最低档，不行的最高档。总之是有些勉强，但也在尺度之上。不过是最简单的两个字，但意味却是那么微妙和丰富：有轻微的肯定，有含蓄的否定，有坚韧的无奈，有柔软的妥协……

在底线之上，接近于底线。这就是“可以”的本质。这晃晃悠悠的两个字如一条粗壮的钢丝绳，承载了多少紫陌红尘芸芸众生啊。这个世界最常见的状态，就是它。在它之下，就是那道底线：不可以。

踩在这条线上，其实是很容易掉下去的。

如此想来，我现在对待别人的原则通常也就是两条，一条是可以，另一条就是不可以。

曾经有一个人，相处之初还觉得他是诚厚君子，后来发现他有一个爱好：习惯性失约。一次，两次，三次之后，我就和他断交了。——他掉下了我的“可以”线。掉线的具体过程就是：

可以失约，不可以习惯性失约；

可以习惯性失约，不可以不事先告知；

可以不事先告知，不可以不事后道歉。

如果最后的底线也被突破，那就没有以后了。

掉线的人一旦掉线，几乎就没有再上线的可能。因为他掉的是底线。我对自己说：“可以原谅，不可以经常原谅；可以经常原谅，不可以对同一个人经常原谅。”因为，经常原谅同一个人的同一种错误，在某种意义上对于原谅者来说，就是缺乏起码的自尊和自爱。那绝不可以。

一辈子都做一个在“可以”线之上的人，也交在“可以”线之上的人。我素无大志，这算是我小小的野心。

没错，我是幸灾乐祸的人

日本大地震的消息刚刚传来，便有朋友发短信给我：“明知道幸灾乐祸不道德，但是没办法，我还是有些幸灾乐祸。看来还是得修行啊。”

我会意。呵，我也有。听到这个消息的第一时间，我的想法就是：这事没有发生在中国，这真好。

当然，不止这一次。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次，每次我都会想：不是我们省，真好；不是我们市，真好；不是我们区，真好；不是我们单位，不是我的朋友，不是我的家人——直至最低的底线：不是我，这真好。

但是，有一次，轮到我了。那次出差，单位给我配了一台新电脑，新到什么程度？一次都没有用过，我都忘记了它是我的。于是，在机场自动值机柜台那里打印登机牌的时候，我把这台崭新的电脑给丢了。怀着沮丧到了会上，我把这个噩耗告知与会的朋友，他们兴奋地询问着，似乎我这件倒霉事对他们来说新闻价值是第一，谈资是第二，安慰和同情只是第三。因为随即他们便开始聊起了各自丢东西的历史，这个说他丢过钱包，那个说他丢过手机，有的是手表，有的是项链……都快凑成一个百货大楼了。耳听着大家聊得唾沫飞溅，兴高采烈，我在纳闷之后终于慢慢释然：原来，我的不幸居然能给人们带来如此快乐，别人对我也有幸灾乐祸之心啊。——即使，是很好的朋友。

不，我没有指责他们的意思。我想说的只是，我在那一瞬间突然明白了，原来，正如有明就有暗，有正就有反，有阳光就有阴影一样，幸灾乐祸，人人皆有。不过有的浓，有的淡。有的深，有的浅。有的突出，有的隐含。如此而已。而之所以会对灾祸感到幸乐，只是因为，那些灾祸都不在自己或者自己爱的人身上。

这是丑的。但是，又是应该被充分理解的。难道不是吗？

——这尘世是如此不易，要承受的东西是如此之多，别人的灾祸会让我平衡：原来，并不只是我倒霉，并不只是我不走运。我只是其中最普通的一个。

——我深知自己的卑微和平凡，我的卑微和平凡让我和别人没有任何不同。但是，此时，此事，命运却是如此眷顾我，对我如此疼惜，在这一刻没有让我遭遇这种不幸。我当然得为此感到幸运和喜乐。事实上，我的这种幸乐并不针对人，只针对事。当然，我对此会觉得不好意思，但并不觉得非常愧疚。因为我知道，在我面临灾祸的时刻，我也会贡献出自己的灾祸，用这灾祸滋养出别人的幸运和喜乐。

——在这种性情下建立起来的幸运和喜乐，当然算不上高尚，也称不得洁净。但是，它是真实的，也是坦诚的。它应该被上帝原谅，因为，它萌生的前提是：我只是在为自己感恩，并没有任何诅咒之心。如此而已。

那就原谅吧。只要不是一定得把自己的幸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也就是说，看到别人的灾祸，可以为自己幸乐。但不排除在幸乐的同时也为别人痛苦。更不意味着说别人幸乐的时候你就会痛苦。——这话真绕。但我还是想要说得更清楚些，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只能在把幸乐建立在别人的灾祸之上，那他的幸乐就不能被原谅。如果一个人既能把幸乐建立在别人的灾祸之上，也能把幸乐建立在别人的幸乐之上，还能够把悲伤建立在别人的灾祸之上，那么，这个人的幸乐，就可以被原谅。举个简单的例子，日本大地震了，你会庆幸：不是在中国！看到废墟里救出了一个人，你会欢呼：多好，他还活着！而目睹海啸席卷了那么多无辜的生命，你也会落泪：这凶险的世界啊。——只要没有在这之前念叨着让地震降临，那就可以被原谅。

在我的意识里，就是这样。无论上帝怎么想，反正我是原谅你了，如同原谅我自己——不，就是原谅我自己。没错，我就是这样一个，就是这样一个幸灾乐祸的人啊。